

5. 生命的吟唱

马援字文渊，是陕西扶风茂陵人。此地土硬，这一方天地间，甚至连飘动的云烟都有一种骨质。人必须为适应自然而练就一种生存策略，但不适于官场。

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楼船十万人”，沿秦军故道，水陆并进，“会至合浦，征西瓯”。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是汉帝国最南边的郡治，此三地的朝贡商船只能沿岸行驶。因此，合浦沿海便成了其必经之地。西汉后期，湖南南部开峽道，又对灵渠做了进一步治理，使湘江、桂江、北流河、南流江等数条从中原出北部湾傍通交趾的天然水道变得更加通行无阻。因此，当时的汉朝使者和商船，大都由合浦启航出洋，外国使者和商人也大都在合浦登岸，沿南流江而上中原地区或直接在合浦进行商贸活动。西汉时，合浦始发港已商使交属，十分繁忙了。

公元41年，交趾女子徽侧、徽贰姐妹聚众造反，得到九真、日南、合浦等蛮夷部落的响应。叛军先后攻占了岭南60多座县城，徽侧自立为王，一时间轰动天下。

汉光帝刘秀得到消息后，就命令大将军马援等人率军去南征交趾。

马援率军沿海边向南进军，逢山开道，遇水架桥，长途跋涉一千多里。因不适应南方气候，路途中有不少将士患病死去。到了第二年春天，大军抵达浪自，开始与敌人交战，杀敌数千，一举击溃敌人，被俘投降的有一万多人。马援率军继续追击徽侧，直达禁溪。他连续出击，彻底击溃敌人，徽侧等四散奔逃。不久，徽侧、徽贰被抓斩首。

为了嘉奖马援，汉光帝就封他为新息侯。马援闻讯后，就杀牛备酒，犒赏全军。

随后，马援率大小楼船两千多艘，战士两万多人，再次进击九真地区，剿灭

徽侧的全部余党都羊等人。从无功县到居风县，一路追杀，消灭敌人 500 多人，最终岭南地区得以全部平定。

为了安定刚复的地区，经禀报朝廷，马援将西于县分为封溪、望海二县，并组织人力修治城垣，挖河造渠，兴修水利。另外，他还把南越地区与汉朝律法有出入的十余条律法奏明朝廷，并向越人重新申明原有的制度，对他们加以约束。从此以后，南越地区一直奉行马援确定的秩序。到了公元 44 年秋天，马援见这里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就率军凯旋回朝了。

马援不论是征战南方叛乱还是剿灭北方匈奴，他所率的将士战功赫赫，这一切引来了一些人的内心不平，也使得了朝中的一些臣官心生嫉妒。有一次马援患病，刘秀的女婿梁松前去探望，梁松在床下拜见，马援却没有还礼，梁松对此很不高兴。后来，因梁松仗势骄横，马援批评过他，梁松就由此忌恨上了马援，并寻机报复。

在一次战役中，马援进军五溪中适逢酷暑，军中瘟疫流行，不少士兵都死去了。耿舒就此向朝廷进谗言告说马援指挥不当。刘秀随后就派梁松去责问马援，并兼任监军。

梁松到达军中时，马援也因染上瘟疫病逝了。但梁松不肯罢休，依然乘机诬陷他。他上奏朝廷说马援去南方打仗时搜刮大量财物。刘秀听信谗言后大怒，就降旨废黜了马援的爵位，并追查他的罪行。

马援的妻子儿女听说后十分恐惧，不敢将马援的棺槨运回祖坟，只是草草地葬在城西。一时间连马援的宾客旧友，也没有一个人敢上门吊唁。安葬完马援，他的妻子就用草绳把自己捆绑起来，到皇宫门口请罪。刘秀把梁松的奏章拿给他们看，马援的妻子才知道马援遭人诬陷。于是，马援的家人前后六次上书，为马援鸣冤。前任云阳县令朱勃也上书为马援申冤，指出马援为朝廷效力 22 年。南征北战，马革裹尸，只为实现平生的抱负，这样的功臣，死后遗体居然不能归葬

祖坟。死者不能自我表白，活者不敢替他辩护，令人痛心。他要求让朝廷大臣评议马援的是非功过，决定是否恢复爵位，使天下人不至于失望。

后来，刘秀看了马援的妻子和朱勃的奏章，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恢复了马援的爵位，严惩了诬告他的人，并允许把马援的棺槨、运回祖坟重新安葬。

马援不朽的武才与英魂永远镌刻在珠乡美丽的土地上，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孟尝行走在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原儒士避乱投之，人数之多，史称“数百”。此是儒学文化在合浦迅速传播之时。孟尝是汉皇帝亲选的太守。以汉朝中最有身价的大夫出场于合浦郡，时任“太守”。

东汉时期合浦珍珠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古代合浦地区“海出珠宝”而此地“不产谷实”，居民们不懂耕作技术，全靠人海采珠易米为生。后来因地方官贪污盘剥，合浦珍珠资源遭到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加上濒年滥采的根源，导致了珍珠的几乎濒临灭绝，这些给珠乡人民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的惨况。走进珠乡到处看到饿殍遍野的现象，连母海里有灵性的珠蚌亦由此而“愤”，“跑”到交趾（今越南）去了。

孟尝迁任合浦太守，到了郡境内，深入民间了解情况，熟知了合浦不产谷实，而是靠海出珠宝，获得珍珠与交趾（今越南）商贩，贸易粮食。孟尝决定对采珠业进行改革。孟尝秉着廉洁奉公，兴利除弊，而成为了珠乡黎民百姓爱戴的好官，同时也得到皇帝的赏识。珠乡的百姓把孟尝当作“神明”来供奉。“合浦珠还”的典故也就由此而出，演绎出了中国文化的四字成语。

孟尝得宠，地位日见上升，自然引起有些人对孟尝地位的觊觎和才能的嫉恨。任何时代都有小人得志，奸臣撑威的现象。他们对孟尝身价地位羡慕不已，施计夺为已有。孟尝不允，于是谗言传到了皇帝耳边。这世道，谁敢与君王较劲，何况是一个区区的“省级”书记，在强大的王权统治阶级的眼里，任何一个政治家

都不会容忍，于是皇帝不高兴了，手一挥就让孟尝隐居耕田。

孟尝志行高洁，不趋炎附势，不愿做宵小之辈，决不同流合污。他要参与救世，施展自己连横策略，可他又不屑于逢迎权贵，而皇帝又是一个政治“吝啬王”，他只给孟尝开了一个小小的边门，不让孟尝的步履放达，不让他的神色从容，更不让他散发自信与自由，只允许他卑下的身份躬身而入，制造一点儿戏。而孟尝非要固执地把自己的寄托送进历史的魂魄，所以碰了钉子，只好坐冷板凳。政治上的失意，却成全了孟尝高尚的人品。

中国的权力向来都是给人带来无尽的想象，无沦是为了满足私欲还是兼济天下，权力永远都构成一种神秘的诱惑。政治，在没有一个公开的竞争规则出台以前，从来都是充满了血腥和残酷。孟尝政坛不得势，造成了长期得不到升迁的现象。他追慕“美政”至境，却浑身焦灼，接济天下却无处容纳，他在精神酷刑中屹立自立，留下了一个个残缺的自我。

然而，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最终，孟尝点燃了《合浦珠还》的香火，让后人哭尽其绵长，他为正义卖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业洒尽热血，为的是不让《合浦珠还》的香火断送在自己手里。

珠乡合浦的西门江那一汪幽远的水，冥冥深处有一双幽怨的眼睛正怅望苍天，那是一种压抑已久的怨恨与尴尬，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森气息。珠乡人却视他为博爱，磅礴，视他为海上乘风破浪的帆影。

孟尝大人端着政治家的饭碗行乞，视得到一点可怜的施舍为荣耀，然而他端着饭碗不得要领，却埋怨政家吝啬。人们可以景仰他，怀念他，甚至可以与“神灵”供奉，但不能接受他的主张。他的败阵只是政治生态的不利，犹如生物遗传史上那些绝灭的动物无权抱怨环境的恶劣导致其灭绝一样。因为在同样的大生态背景下，毕竟仍有存活下来的物种。人嘛，政治上的失败不是失败，精神层面的崩溃才是人生的失败。

人，尤其是一种极怪异的动物，不管如何高贵，行乞的心理总是有的，只是有人乞求金钱，有人乞求美色，有人乞求官位，方式不一，各有千秋罢了。因而心境总不能旷达自然，不该摇尾的时候摇尾，不该扮哭的时候扮哭，就像鱼儿使些滚前跃后的本事罢了。

今天当人们置身于合浦珠乡，这块被冠以明珠芬芳的土地上，到处充满祥谐与宁静。这块肥沃的土地物产富饶，盛产龙眼荔枝等亚热带水果，且以其地势之险要，扼祖国南国大门之咽喉，而被誉为“官富之地”。站在西门江河畔，定神凝气，清丽的月色下，树影婆娑，秋风轻拂的依旧是孟尝夫子的飘飘衣袂与华发。孟尝的气息犹存，孟尝的历史苒在，浸透了中国各个时代政界官员的灵魂。孟尝“革易前弊，求民病利”，开创了汉代以来的“吏治标准”的执政法宝，使后人称其为楷模，他的警世名言更传世万代。

孟尝字伯周，到东汉会稽上虞人。曾任合浦太守，以廉洁奉公著称，为民兴利除弊，百姓称之为“神明”。但他由于志趣高尚，洁身自好，长期不得升迁，后来隐居耕田。桓帝时，虽有人多次举荐他，但终不见用。年七十，死于家。

世人大凡能称得上人物或是隐士的，他们多半有一种风范，不洒泪悲叹，不呼天号地，他们把目光放得很远，将人生的道路铺展得很广，步履的放达，姿态的洒脱，神采的自信，目光的平静，自然也包含了体态的精干与矫健，他们尽力地向世人展示自己，欲要把自己的风采输进历史的魂魄。

费贻，他是一个可敬奉碑位的民族英雄，青史留名。费贻满怀赤诚地追慕圣人足迹，不遗余力地自我圣化，给后来的圣徒，在合浦珠乡留下了“廉山留名”的美誉。

费贻塑造了中国政坛上的精神和人格面貌，无数历史忠臣身上都显现着费贻的影子。

费贻是东汉南安人。东汉前王莽专权，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时公孙述据四

川为王，闻费贻贤明，多次请他出山相助。费贻不愿割据势力卖力，于是跑到深山隐居。公孙述派人跟踪邀请，费贻就把漆树汁涂于自己身上，使皮肤过敏感染成癞渣状，还披发佯癫逃避。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立即去请费贻出山，并任命他为合浦太守。费贻任合浦太守期间，勤政有为，爱民廉洁。他把中原的农耕技术带到合浦，亲自教合浦民众耕种，修渠筑坝储水，并和老百姓在一起耕田建屋，同吃同住，深得民众的爱戴和拥护。费贻离任赴京之日，合浦士民不忍让他离去，扶辕百里相送，依依不舍泣别分手。费贻离开合浦后，民众为纪念他治理、开发合浦的功德，便把泣别分手的大山取名为“廉山”，把所在的田垌称为大廉垌，把合浦江改为廉江。把费贻在合浦带民众所挖井称廉井。唐贞观八年(634)，唐太宗因合浦境内有廉山、廉江，便将合浦郡改为廉州，取意为“弘扬廉洁政吏治之风”。心记百姓，魂系珠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费贻在世人心中树立一座无比高大的丰碑。

有人说：权利的盛宴，只是暂时的辉煌，不朽的才华，才具有永恒生命力。

中国的读书人做官，倒不是为一个逢年过节得到一句升官发财的恭维话，而是“读书期有用，常存报国心”。儒家在有意无意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理论障碍，他可以蔑视君主的世俗权力，但不可以替代皇权，董仲舒看中了“致命”之处，才放心地让儒学统治天下。

宋代学士苏东坡入京做官，进了权贵的体系。很得宋皇帝的赏识。他不但才华出众，还是一位十分风流的情种。

苏轼本质上是个文人，以政治家的目标设计自己的人生，偶尔的诗作只是心中的消遣，苏轼一生为他的理想所激动。他神话一样的诗句，巫术般的政治见解，缘于骨子里生发的自由。身居庙堂不忘江湖，诗让他避免了为自己的清醒所付出的人世代价，也让他拥有在官场上患得患失，乃至屡屡失手的一种惆怅情怀。

苏轼痛恨束缚，他用一种放浪形骸的行为保护他词采勃发的生机，他平步青

楼，是为在脂香粉色中寻求解脱，而非寄托。

唐宋潇洒，连官场也弥漫着放达。有人说：唐宋是男人的天下，其风只为男人而起，云中骊宫，姑苏枫桥，长安酒肆，塞外军帐，西塞白鹭，浔阳琵琶，这些都为男人们设计好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世界又有多少君子呢？只怕是男性的心态早已随着女性的尊严而扭曲了罢！

太平盛世，百姓丰衣足食，确没有把人们的七情六欲都管住了，朝廷政府对地方行政长官的约束主要是兵权，业余文化生活则予宽松，这些政策给了风流倜傥的才子、官员们，无疑是寻花问柳的好机会。他们平时外出检查工作，主要是寻找诗赋灵感，寻览民间美色。

唐宋时蓄妓（玩女人），也属上层人士的风雅活动。那时的娼妓比较重视素质，她们的客户群大多为名士与书生，文化和艺术修养是人之必备，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于是，她们用风流隽爽的举止、伶牙俐齿的谈吐、海妖一般的歌喉、轻柔曼妙的舞姿、前卫流行的妆束和顾盼多情的眼波训练自己，这大概可与今天高雅的艺人作类比，但都没有今人想象的肮脏与丑陋。

苏轼用缠绵旖旎的笔墨在诗坛与青楼间涂抹，隐藏着一种似有若无的失落感情，扬州这温柔之乡安抚了他那不安的灵魂。

扬州，这文运昌盛，市井繁华之地，容貌气质修养技艺，仙气、灵气、巧气、妖气簇拥而来，狡诈的商人们多一份行当，买小女孩养着，教些琴棋书画、女红计算，丰腴以后出售给他人作妓妾，叫响了“扬州瘦马”这个怪名字。偏偏苏东坡在扬州碰了壁，苏大学士蓄了个扬州美腴，叫春娘，过于纤瘦，被他用来换了人家的骏马，他眼里的扬州女子少不了恶俗情结，惟这个春娘例外，碰槐而死。“扬州瘦马”令道家嗤之以鼻“青山也恶扬州俗，多少峰峦不过江”与扬州的风雅打了冷颤。

苏轼辞别了扬州又迁他乡。他的一生多在告别，在悲凉的路途上，一直在行

走中。刚就任一地官职，明日就迁他乡。寒心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无音。孤寂难耐的漫漫长夜，幽暗寂静的书房里茕茕孑立，行影相吊。苏东坡凄美爱情故事也源于此。在杭州他遇上了才貌双全的王朝云，两人结为连理。但天公终不作美，在政坛上的苏东坡屡次被贬，生活在颠沛流离的困境中，但王朝云依然跟随他到了惠州。在惠州期间，王朝云却因操劳过度而早早去世。苏东坡思念王朝云，夜夜梦见她归来，但每次她都是“衣衫尽湿”。东坡问起原因，朝云回答说：“夜夜渡湖所致”。苏东坡听了非常心酸，心泪随目，心都碎了。

古今文人的精神世界都和政治有扯不清楚的关系，渴望与失败，投机与不屑，政治权势终是文人生活中绕不过的坎。知识分子的梦想总是在权力体系中撞碎，可悲的是，他们依旧要去碰撞，即便是粉碎。

苏东坡的官场失意，屡屡被贬，加上失去心爱的人，他的心在滴血，而悲哀的情里所流露出凝视世人的目光，这也许是接近于生命的玄妙的边缘，生命的奥秘，也许是生命的契机。这个新创造出来的身体的灵魂，他用成熟的面孔，永恒的目光，来回答世人的注视，而且这充满爱恨交融的情感，也许就是生命的答案吧。

爱源于情缘，未知的仕途，人世间又有谁能为之去作解读呢？世事茫茫，人生也无常。

宋元符三年（1100年），者宗崩，徽宗立。5月大赦，苏东坡从海南儋州起程，24日渡海抵达雷州海康，本想从陆路到廉州，但因连日大雨，改走水路。他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予自海康适合浦，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自海康村（在广东遂溪）净行院下乘蛋舟渡海”。经一天一夜海程，在官塞（今广东廉江县）登岸，再北行经白石山（今合浦山口与白沙交界）转廉州。苏东坡在白石山上曾题诗云：“青山南白石北，此地嗟峨人不识”。“万里瞻天”合浦故郡是南珠故乡，“合浦珠还”的神话传说早已风靡于世。诗人在南海时早就很想

到这天涯的尽头，来缅怀孟尝太守的遗风。诗人一到廉州，就得到了时任合浦太守张左藏及本土士人邓拟、刘几仲等人盛情招待。他们把东坡安排在风景秀丽的邓拟园林清乐轩，是这里在城北碧波湖中一个小洲上的院阁，四周翠柳成荫，雀鸣啾鸣；湖中荷花，亭亭玉立；菱茨满湖，池鱼嬉游。东道主张左藏及邓拟等人常于清乐轩宴请苏东坡，宾主吟诗唱和，相处甚欢。

一次在酒宴后，主人捧出合浦特产龙眼招待苏东坡，他尝了几颗便赞口不绝：“佳品，佳品，质味殊绝，可与荔枝匹敌。”东坡即席写了《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一诗，抒发了自己的感情。“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诗句让人想到杨贵妃与荔枝的故事，而这故事便是东坡心诗的精髓吧。诗意指的龙眼虽生长于蛮荒之地（那时中原人称岭南为南蛮之地，未经开发的边疆）并非不好，不需像荔枝一样日夜兼程传送京城，能够幸免公主妃子们的玷污。

风和日丽的某天，苏东坡和张左藏等人同游海内闻名的还珠亭。古还珠亭与三廉古刹东山寺相毗连，是廉阳八景之一。亭内文人骚客题吟的碑刻甚多，高大的还珠亭碑立于亭中央，上刻《还珠亭碑记》。东坡读完碑文感慨万千地说：“孟尝高洁施政廉明，去珠复还，无怪乎千古誉为盛事。”邓拟在一旁说：“而今频年滥采，民不堪命矣。”是的，《还珠亭碑记》的确是一篇合浦珠民血泪史。东坡一面走下台阶一面愤慨地吟咏：“曾驱万民入渊底，怎奈孟尝去不还？”

苏东坡在合浦的日子里，他的诗友石康县令（县城在今合浦石康镇顺塔村）欧阳晦夫（大诗人欧阳修之子）探望了他，欧阳晦夫看到宦途坎坷的老友获赦北归，万分高兴。因为当时罹遭贬逐的人，大多数都客死异乡。元丰七年东坡长子苏遁夭折，不久爱妾朝云又病死于惠州，亲人离散，只有次子苏过陪伴着他。知己好友在这天涯海角的尽头久别重逢，确实像梦境一般。苏东坡写了《欧阳晦夫遗接离琴枕》一诗，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见君合浦如梦寐”“妻缝接离雾谷细”“儿送琴枕冰微寒”，欧阳晦夫的妻子为苏东坡缝头巾，儿子为他送

琴枕，这都充分表明了苏东坡和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与老友相逢期间，东坡偕欧阳晦夫、张左藏等人又游了远近著名的海角亭。海角亭紧傍廉州江，面临浩瀚的大海，东坡等人在那里听海角潮声，吟山川诗赋。远眺茫茫大海，苏东坡想到自己离亲别里，贬谪边郡，而今幸获赦北归，不久即将和家人团聚，感慨万千，即兴挥笔写下了“万里瞻天”四个大字，抒发了对家园的深切怀念。

后人将这四字雕刻为匾额悬于海角亭上，为古亭增辉添色。苏东坡在廉州住了两个多月，他将赴永州任职了。八月二十二日，正值秋高气爽，碧波湖中秋荷摇曳，分外妖娆。张左藏、刘几仲等人设宴于清乐轩为苏东坡饯行，宾主举杯惜别，无限惆怅，忽闻远处传来笙箫之声，袅袅动人，抑扬云端，谛听之知是瓶笙，于是东坡即席作瓶笙诗记之。不久，朝廷任命苏东坡为舒州团练使，临行前夕，苏东坡写了一首诗《留别廉州张左藏》云：“编灌以苴猪，谨涂以涂之，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好在真一酒，为我醉宗资。”

庚辰八月廿九日，苏东坡离开合浦那天，张左藏和刘几仲等人，在滔滔的南流江畔送别苏东坡。真是“黯然销魂，唯别而已矣”。张左藏、刘几仲、邓拟等人和苏东坡在短短数十天的相会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离别时依依难舍。苏东坡乘木筏沿南流江逆流而上，经博白过玉林到滕县，九月底经梧州北归。一年后（1101年）五月病歿于浙江常州。

苏东坡在廉州居住期间，写下了许多掷地有声，闪闪发光的诗篇，这对合浦的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在清乐轩和长青亭之间建东坡亭。亭的东面约三十米处有东坡井，相传为苏东坡雇工所掘，井泉清澈，味甘甜美为廉州五大名井之一。

“沧海遗珠品重南国，雪泥旧迹人仰东坡”，这诗深深地表达了珠乡合浦人对诗人苏东坡的景仰与缅怀之情。

粼粼夜波漾出细碎月影，顺着清风的指点，走进幽静儒雅的邓拟园林。园林

足音，一位老者飘然而至，曰：“万里瞻天”。老者远去，留下精雅园林的怅然。漫步于此，脑海里总浮现他们忧伤、悲凉的身影，仿佛看到了寇准在任上郁郁而终的悲愤，听到了凄凉的哀叹“区区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欲断魂”。还有苏东坡那豪放不羁，却也怀念杭州的山水，郁闷饮酒把“珠湖当西湖”的许多无奈。

马援、孟尝、费贻、苏东坡等历史名人，他们必然在心灵深处鲜明地感受到一种鞭策，必然受到一种足以强迫他们克服种种懈怠的力量驱使，必然能促使他们去想象未来目标实现的激励。只有这样，才使他们不惜破釜沉舟地奔赴他们所希望的那方乐土、那种环境，从事他们认为能给他们“创造世界”的伟业。

也许，正是受这种不可知力量的驱使，心胸如同海洋般的广阔，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彻底的摆脱愚昧，走向属于他们文明的广阔世界。